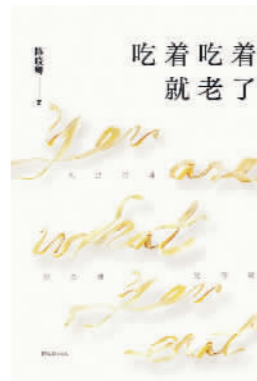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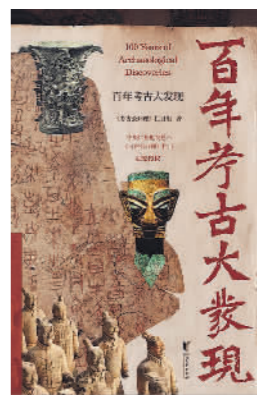


G 新书推荐

食物是人与人的黏合剂
考古是对历史的大发现

《吃着吃着就老了》
陈晓卿 著
文汇出版社



《百年考古大发现》
《考古公开课》栏目组 著
浙江文艺出版社



《去家访》
黄灯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魅力与迷惘》
陈晓卿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这是《风味人间》总导演陈晓卿的舌尖寻味故事。

从17岁出门远行，进京上学，到误打误撞成为一个美食纪录片导演，再到后来成为全国闻名的吃货，漫漫人生路，每个阶段都有与食物相关的记忆。年少时，好吃是6毛的缸贴子，邻居家的西瓜酱，第一次下馆子时把嘴巴烫出泡的萧县羊肉汤，这些是刻在基因里的叫乡愁的东西。

食物，连接着故乡与世界。每个人都可以在“吃”里找到归属。美食并不小众，它藏在大多数人的日三餐里。你吃到的，就是最好的。

为纪念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100周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考古公开课》栏目特别策划出版《百年考古大发现》节目的独家授权原著作品。

作品聚焦20世纪以来的国内重大考古发现，考古学家、考古专家领队和项目负责人共同解读三星堆遗址、秦始皇帝陵、海昏侯墓等一个个影响中国文明的考古遗址的发现和意义，带领大家发掘遗迹背后的历史真相，探寻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脉络，唤起民众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温情与敬意。

本书记录了作者黄灯在2017年~2022年走访自己学生原生家庭的所见、所闻、所感、所想。在这些散落在地图上、需要无限放大才能看到它名字的小城、乡镇、村落里，倾听人们对教育和人生的体悟，进而更真切和深入地了解到那些四面八方来到她课堂上的年轻人，她的二本学生。

黄灯跟随学生回家的路线，来到学生家里，来到已经废弃的小学操场、溜进快递分装车间、穿梭于养猪厂的水域间、感受学生成长的环境，体验每个家庭为孩子教育的艰辛付出。

本书清晰梳理了欧洲各民族国家发展历史——西班牙在传统走向现代的道路上徘徊前行，谋求自洽；意大利融入欧洲一体化，对地区均衡发展、南北问题等实施各个击破；英国完成由绝对主义君主国家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化的任务；法国通过定位自身来定义欧盟的未来；德国挣脱出极端民族主义的牢笼，涅槃重生；俄罗斯则力图再次崛起……作者从理论高度剖析了国际视野中民族主义的性质及其表现形式，不同文化圈的民族在全球化过程中逐步扩展并最终争取自身解放的历程鲜明呈现于文本。（行闻）

《中国工人文学史》出版

本报讯 近日，河北人民出版社推出《中国工人文学史》，该书精装上下两卷，近百万字。

所谓“工人文学”，顾名思义，即反映工人生活、刻画工人形象、表现工人思想和情感的文学作品。中国工人文学诞生于20世纪初，在20世纪30年代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和进步，出现了一批工人出身的工人作家，让工人不但在政治上当家做主，在文学上亦扬眉吐气。

与工人文学创作取得的辉煌业绩相比，工人文学研究则明显不足，当乡土文学、知识分子文学、军事题材文学的文学史著纷纷面世时，工人文学史方面的著述则一直没有出现。《中国工人文学史》的出版弥补了这一空缺，填补了这一空白。

《中国工人文学史》是一部系统、完备的文学史著，该书分小说、诗歌、戏剧、散文四编，分别叙述工人小说、工人诗歌、工人戏剧、工人散文的发展历史，有史的线性叙述，也有重点作家的分析和评价，点线面结合，较为全面地展示了中国工人文学发展的轨迹、面貌和成就。

该书也是一部形象化的中国工人史，它以文学的形式记录了工人阶级从苦难到抗争再到当家做主人的历史，记录了不同行业、不同时期的工人生活，其中有些工人类别随着社会的发展于今已经消失，因此相关题材的作品就显得弥足珍贵，在具有文学意义的同时，还具有民俗价值。

每次亮相都能收获来自观众的热烈掌声。据该剧表演发起机构北京鸿雁社工服务中心创始人梅若介绍，这些没有任何演出经验的家政工，休息日就带着自己的经验走进排练场。她说：“当家政工登上艺术舞台，同时登上舞台的还有她们的职业价值和生命尊严。”

和表演相比，文字对劳动者而言有更高的门槛，这也是胡安焉认为自己的书能够受到如此欢迎的原因之一。“出租车司机、快递员这类劳动者往往被认为没有文字表达能力，我当时的同行也确实发语音居多。这样一来，第一人称视角的职业写作是罕见的，具备稀缺性。”胡安焉说。

张小满也总是提醒自己，要用白描化、场景化的方式去完成写作，否则仍然是“场外”的视角，而不是劳动者群体自身。她告诉记者，《我的母亲做保洁》出版之后，看这本书的保洁员没有多少，母亲的同事知道自己在写作者后，也只是慈爱地对她说：“你写吧，拿去卖钱！”

然而，对于母亲春香来说，她希望保洁员群体的领导能看到这本书，“挣钱和劳动是很光荣的事情，但是保洁员工作中接触的东西是脏的。希望领导看到书后多一些同理心，改善大家的工作环境。”春香说。

作为《我的母亲做保洁》的责任编辑，苏坦言，非虚构写作并不算“新潮”，这几年的本土纪实作品也在不断充实，而劳动者自身的创作显得真实恳切，鲜少矫饰，读起来令人非常受触动，也确实更容易引发读者们的关注和讨论。她说：“如今，准作者们有了更多平台可以展现自己，他们自己和所在的群体，也有更多机会被看见。被看见是很重要的，多多益善。”

非虚构写作、摄影纪录、身体剧场……

劳动者的第一视角创作，看见了什么？

阅读提示

近年来，诸如《我在北京送快递》《赶时间的人》《在菜场，在人间》等劳动者自述式创作成果走进大众视野，《工人日报》记者采访了解到，劳动者的自我表达实则并不局限于文字，还有照片、话剧等多种形式，它们共同构成了来自职业主体的创作图景。

作品公布，占有兵的摄影集《东莞制造——转型》获得铜球奖，均来自他在这座制造业城市生活20多年来所拍摄的100多万张摄影作品。

“以前在车站可以看到，工人用化肥袋、胶桶装行李，看到陌生人笑得比较拘谨，现在的年轻人用专门的行李箱、行李袋，表情很放松地打游戏。”20世纪90年代末，占有兵在老家湖北襄樊来到长安镇，从电子厂工人做起，为了帮工厂拍宣传照拿起了摄影机，没想到摄影最终成为自己的职业，也记录了时代的变化。

在创作中“打捞”自己

对占有兵而言，即便自己已经不是流水线的操作工，但所拍摄的对象都是与自己同时代、同背景的人，“这就是我的生活，是这一代人的共同经历。”在他看来，一代代的工人来了又走，自己的拍摄就是在“打捞”亲身经历。

“我写的并不是普遍的快递员，而是个人的亲身经历，都是真实事件和内心想法。”《我在北京送快递》的作者胡安焉也向记者表示，是先有个人的创作欲望，后来才有这本记录他19份工作经历的非虚构作品集。

在为快递员之前，胡安焉的身份是网店店主。出货量大的时候，自己每晚都要留下来整理发货，和一位相对固定的快递小哥对接。“他总是笑嘻嘻的，无忧无虑，我感觉他

比我快乐多了，不像我愁眉苦脸。”胡安焉说，就是这个深刻的印象，让他离开网店后决定去送快递。

“快递员和我们的生活接触频次越来越多，但他们并不是投递机器。这些个体的工作和生活是怎样的，想法怎么样，很少有人知道。”对胡安焉而言，写作是他得心应手的方式，能够让他将这些职业经历娓娓道来。

去年9月，罗雪芳与其他20多位家政工姐妹们在北京798艺术区的一家画廊，再次向公众表演了近百位家政工集体创作的身体剧场《分·身》。来自山西的家政工高冬梅来到北京，雇主和她说话时，她愣在原地没有回应。那是普通话第一次闯入她的世界，她分不清是电视机里面的人在说话，还是雇主在说话。这个故事成为《分·身》的创作起点，历经3年打磨最终完成。

在舞台上，家政工们要在流动中找到各种不同的相互依靠的方式，有的人在各种交叉的手臂间穿梭，有的原本陌生的手紧紧相握，衣服的胸口处写着“劳动最光荣”。作为剧场创作的全程参与者之一，罗雪芳认为，在这种设身处地的挑战中，大家逐渐理解了家政工真实的、劳动的身体究竟是什么样子。

被看见的重要性

尽管公开表演的机会不多，《分·身》的



书香伴寒假

近日，浙江省东阳市新华书店内的“年味小铺”，小读者在家长陪伴下选购和阅读书籍。龙年春节前后，东阳市许多孩子选择走进书城、图书馆选购或阅读书籍，品味书香，增长知识，乐享假期。

包康轩摄/视觉中国

“词语正在以自己的方式朝我走来”

——读张少恩散文诗集《大地上的庄稼》

李安伟

张少恩散文诗集《大地上的庄稼》由万卷出版公司于2024年1月出版发行。这本崭新的、厚重的散文诗集，除了新鲜的油墨扑鼻的香味之外，还夹杂着一个散文诗人独有的“韵味”。

从这些富有灵性的文字中，不难看出张少恩对待文字的态度是真诚与虔诚的。众所周知，散文诗是一个极其小众的文体，或许由于其自身具有很强的包容性与复合性，让无数的写作者青睐，长期以来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抒情系统和写作方式。当然正是这种假定的“规约性”导致越来越多的散文诗人，陷入一种固化的自我重复与词语叠加的拼凑，也给散文诗的发展带来了阻滞。在当下散文诗同质化写作异常严重的形势之下，张少恩能够坚守初心，秉承着自己的诗学追求，稳扎稳打，获得了属于自己的散文诗写作旨趣，实属不易。

张少恩在《自序》中写道，“诗歌是对灵魂的观照。”无疑，他将诗歌的写作与进入灵魂的方式融为一体。我在阅读中发现，

这样一条属于张少恩的文本之路——词语正在以自己的方式朝我走来。他写道，“世界因词语的旧而旧，当然也因词语的新而新。”在新与旧之间该怎样实现词语的平衡，则要求诗人能够重新观看世界的方式，掌握诗之内质的密码。

《大地上的庄稼》共分为七辑，从每一个专辑的命名来看，代表诗人进入自我世界的渐进步骤：用苦难之光赎回真理之身、大地上的庄稼恩重如山，每一朵花都有开天辟地之力、阳光的意图万物都领会、我与大地的梦想击掌、明月为光荣的秋天锦上添花、一盏灯火不断地向我散发人间的温暖等。

如第二辑，张少恩在此，以切近大地的方式，重新寻找灵魂的栖居之所。“大地”作为现代诗歌中的经典意象，被反复使用，如果要想写出新意，着实有些困难。但张少恩并没有把着力点放在大地意象上，而是关注微小的事物，试图以小博大，从而获得更绵远、有层次的诗韵。“我走近稻子，放低了身子，呼吸受宠若惊。大地的稻子与我深融。”此刻，稻子与我融为一体，意象从意蕴层面发生了转化，大地的诗意，进入了“我”的意境。“大地才是一切生命可以依靠

的肩膀。”在这里，诗人似乎找到了与大地交融的核心秘诀，在渺小与阔大之间觅得绝佳的支点。

再如第七辑，“灯火”与光明休戚相关，在张少恩的诗句中，我们感受不到绝望，感受不到死亡的气息，因为他不断地将光明传递给我们，使我们在前行的道路上，能够不被黑暗所困。“越来越热烈的灯火毁掉了夜的安谧，我能感受到夜的委屈和星空的沮丧。”这些所谓的委屈与沮丧，只是暂时地接下去，“每次早晨醒来我都饱满，生机盎然，心灵闪烁着晶莹的露珠。”一切美好又被重新点燃。尤其是最后，借助微暗的灯火，唤醒久远的乡愁，让灯火再一次回归整本散文诗集的主题。

在《丰收的田野有父亲精彩的页面》中，诗人写道，“大地不亏待穷人。”则道出了人与大地之间最朴素的辩证关系。读完整本散文诗集，我的心情有些复杂，我在不停地问自己，自从远离故乡之后，自己与大地之间的关系越来越淡薄，而那远去的乡愁，使多少从农村奔赴城市者的意难平。诗人找到了切近故乡的那个词语——大地，它正在那里召唤外出者，归来。

大雪压青松
青松挺且直

——读《公仆榜样》有感

张毅夫

“大雪压青松”写的是青松，却不可不写大雪。须知，温室盆栽的青松也是一景，其意蕴则弗如远甚矣。

报告文学《公仆榜样》（刊发于《中国作家》2023年第12期）写的是人称项公的硬汉项南，作者钟兆云并不避谈项南当年身处的复杂环境。从1981年1月14日项南到福建履新（初任省委常委，后任省委第一书记）写起，开篇第一章就发问：“福建情况这么复杂，眼前这个温和的老头，镇得住吗？”然后一次又一次地写复杂的情况，一次又一次地展示硬汉项南的战斗性。

以落实生产责任制为例，钟兆云写道：在省委、省政府联合召开的落实生产责任制的全省电话会议上，有人质问：“过去马列主义说包产到户就是分田单干，分田单干不就是资本主义吗？”甚至有人质疑：“过去第一书记说不能搞包产到户，现在又说要大力推广包产到户甚至包干到户。我们到底是听第一书记的，还是听常务书记的？”另有“一位来头颇大的人”打电话质问《福建日报》，为什么要转载《人民日报》反映皖鲁豫三省落实生产责任制发生可喜变化的长篇通讯《巨大的吸引力》。对此，项南斗智斗勇，一一从容应对。他说：马克思著作中哪一章哪一页讲分田单干就是资本主义？我倒要请那些“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拿出来看看；你们既不要听第一书记的，也不要听常务书记的，就听中央的；可以反问他，为什么不可以转载这样的文章？

钟兆云还写道：项南在福建省党代会上说：省委有“左”倾错误没有？如果有，表现在哪里？这些问题，我们省委应该带头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按中央规定，在最近的两个月内做出回答！又说：派性必须消除，党性必须加强，干部必须稳定，不正之风必须坚决纠正，冤假错案必须彻底平反。对群众生活中应该解决又可能解决的问题，必须认真解决。对拉帮结派的人必须坚决斗争，对破坏社会安定的犯罪分子必须坚决打击。项南针对“改革开放之初，有关部门间相互扯皮、上下推诿，连国务院领导都一度为之头疼”的状况，针对“来自中央政府机关的官僚主义现象”，亲自出马斗争，一次又一次为福建的发展赢得机遇和条件。

“公仆榜样”项南正是一位“旗帜鲜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勇于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扶正祛邪的战斗员”。

“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要知松高洁，待到雪化时”是硬汉陈毅元帅的自我写照，也是硬汉项南书记等“战斗员”的集体赞歌。

附带言之，钟兆云是福建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其实职是福建省委党史方志办副主任。他的工作和工作单位，对“四史”（中共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的学习、教育大有可为。在我看来，钟兆云写的《公仆榜样》是党史方志的重大成果，是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品，也是“四史”学习、教育的优秀教材。